《永远的尹雪艳》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的第一篇作品。作者白先勇生于广西桂林，是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抗日时期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又迁居香港，后1952年移居台湾。本文的创作背景来自作者童年时在上海的回忆，对当时花花世界的印象及舞小姐的婀娜多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变萌生了灵感。《永远的尹雪艳》使用白描的手法对尹雪艳外貌形象及性格特征进行刻画，情节的发展揭示出台湾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以及对过去不断追忆的上海群体，表达了这一特殊群体心灵的迷惘和他们极力寻求慰藉的渴望。

从结构上来说，作者以倒叙作为记叙方式，以尹雪艳为中心叙述时间的变迁，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进行事件的插叙。文章的开头提到的“尹雪艳总也不老”为整一篇文章奠下了基础，通过了时间的永恒与空间变化塑造了一位有着不老容颜，妩媚的尹雪艳。 主要体现时间节点为上海百乐门时期， 及新公馆时期。第一个时期的尹雪艳是主要的特点是美丽且孤独的。作为一个上海百乐门的舞女，行走在风花雪月的场所中，却从未失过分寸， 她可以属于每一个人，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抓住她的心。她像柳絮一般没有根，随风起舞却有着自己的韵律。所以她如同局外人一般，冷眼看待周围献殷勤而自我毁灭的男人，起妒忌心而散播谣言的女人。第一第二个时期衔接的契机为洪处长的家境的破产，作者描写的洪处长是一个为了迎娶尹雪艳抛妻弃子的男人，后官场失意的洪处长尹雪艳便“理所当然”的离开了他，撇下这一个跌到谷底的男人。 第二时期的尹雪艳多了一分作为主人的大气和稳重， 将尹公馆大力的井井有条，对待客人不分尊卑老幼总能招呼的妥妥帖帖。而对吴经理、宋太太有身份、有地位的过去的追述，他们现在不再年轻，不再风光。对尹雪艳的外倒叙和对他们的外倒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不变正好反衬了她周围的人的变。与尹雪艳在聚会上认识的徐壮图在对她暗生情愫时惨死在工人的手上，再一次重蹈了尹雪艳追求者会被重煞的旧路。而在徐壮图的葬礼之后，尹公馆又回到了往日高朋满座的状态，她周围的人把她当成“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体现了他们沉迷于昔日的荣华富贵中，不愿意正视现实的心态，他们的荣华富贵都是虚幻的，始终会消失，他们围绕着尹雪艳，以为捉住了过去的青春名利，但是，他们最终都老了，失去了名利。这里体现了作者感受到时间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任何青春名利都会随岁月的流逝而不复返。

对于塑造尹雪艳的形象，作者全篇都围绕这两个字：迷人，作为当时上海著名交际场所的一枝独秀，尹雪艳势必不是最美的，却是最迷人的。“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脂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有浑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懒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的迷人之处不止于在于她外貌的独特。而是她为人处世的方法。穿梭于娱乐场所却不与其他舞小姐一样矫揉做作， 无论在旧上海百乐门舞厅，还是在台北的尹公馆里，尹雪艳面对的都是寻找短暂的乐趣作为灵魂归属与救赎的的群体。无疑，她的独特性是最吸引人的，被许多有头有脸的单方面的爱慕者，却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爱慕可以长久。 而由于女人嫉妒传出来的尹雪艳带重煞的议论，更是让男人对她有更多的兴味了，无论是在旧上海还是台北，安逸或者枯燥的日子需要更多的刺激，而尹雪艳正是刺激的源泉。

文章的一大特色为暗示， 就以尹雪艳本人，正是一个极大的暗示，她是一个非人的物种，且有着“死神”的模样。尹雪艳在妇人口中是妖姬相提并论，但是又和普通的妖魔鬼怪不一样，尹雪艳除了阴性，沉默不多言，永远不老，没有感情的羁绊，喜爱着着象征死亡的白色，她却好像捉摸不定的同时却又确确实实的存在并驻扎在滚滚红尘的最核心。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尹公馆就是作为尹雪艳的世界存在，作为女主人的尹雪艳有时像神一样公正，“每一位客人，无论尊卑老幼，他都招呼的妥妥帖帖的”在安慰着芸芸众生的同时，她又喜欢玩弄他人的命运，她的一念之仁间，徐壮图的的命运就翻了个底朝天，“徐先生，这张牌是打不得的”，徐壮图先是赢回了大半筹码，却又陷入了更大的万劫不复。尹雪艳的所谓永远不老，实则暗喻“死”之永恒与神秘，一个又一个的追求者更是暗示了台湾及上海的的上流社会，意味着这个贵族社会的衰败的必然归宿。

总的来说，对尹雪艳外貌及身份变换的描写，又把她作为对一去不复返旧时代的枢纽，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来的上海的大千世界的荣华，让读者感觉尹雪艳似乎并不知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那个时代的人而活。正因如此，读者更能感受到永远的尹雪艳就如同永远无法回去的的过去一般美好，让人留恋而沉迷，一种苍白的归属感。